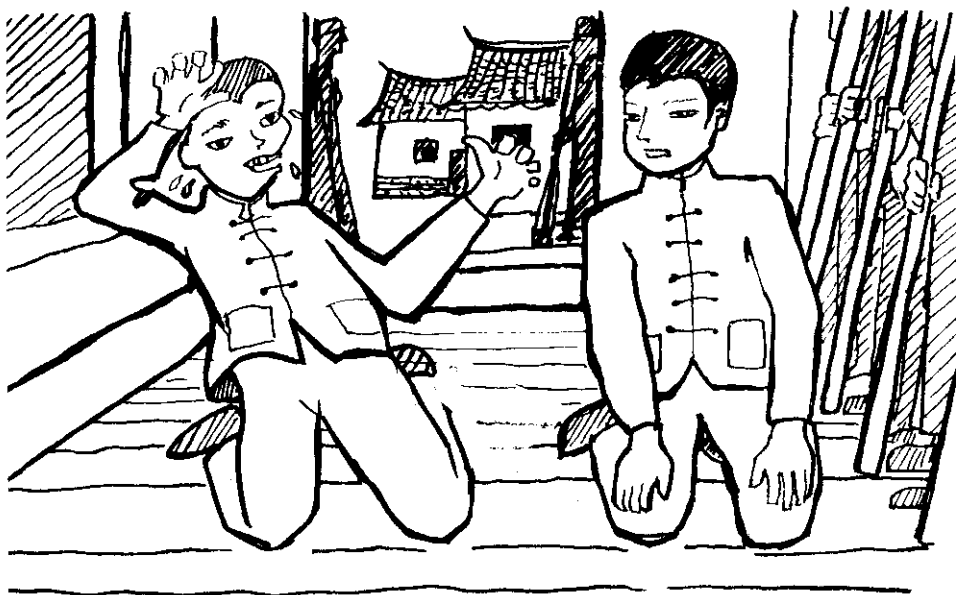


巧判

圖文：
亞蠡
呆丹



板橋商民林文永是一位忠厚善良的生意人。和妻子春枝共同經營一爿雜貨店，一家倒也其樂融融。不幸大病一場奪去了他的生命，二十四歲的太太春枝和三歲的兒子阿吉，頓時陷入妻苦之中。

林文永一死，同宗的堂兄弟們覬覦他的店舖，紛紛勸春枝改嫁。但春枝性情貞烈，勵志守節，撫孤，不為所動。然而一班地痞混混却欺她孤兒寡婦，不是賒欠不付，便是順手牽羊偷東西，春枝無法應付。只得關門歇業。

鎮上有個執棒子弟名叫簡再添，狡猾多智，性好漁色。見春枝文雅新寡，年輕貌美，極思染指。但春枝不苟言笑，端正自持，所以難以措手。但是他知道春枝已步入困境，認為有機可趁，便自稱是林文永的生前好友，特地到家慰問。次日又差人送白米二斗，銅錢一串，說是接濟周全。春枝不疑有他，感激的收下了。僕人請她

在收據上畫個押，春枝本身不識字，也就畫了。

從此以後，每隔十日半月，簡再添即送次錢米來。住在隔壁，林文永的堂兄林天明看在眼里，明知簡再添不懷好意，也不去說破它。心中則另有計算。



林文勇和妻子春枝共同經營一爿雜貨店

簡再添藉機常往春枝住處走動，嘯寒問暖獻殷勤，春枝接待以禮。簡再添一再出言挑逗，春枝均冷峻態度應之。一年下來，簡再添按捺不住，一天，他帶了幾名僕從氣勢汹汹的趕到春枝家，板起臉孔道：「林大嫂，你借我的錢米今天

該還了吧？」

春枝大吃一驚道：「簡少爺



簡再添每隔十日半月，便送些錢米給春枝。

，你不說是送給我們嗎？怎麼又來討呢？」

「哈哈。」簡再添笑道：「天下哪有把錢米白白送給人家的，你看。」他伸手掏出一疊字據，繼續說：「借據都在這裏，而且你全畫了押。上面言明只還本金不計利息，我已算寬厚了。你向別人借光利息你都付不起。其他的暫不去談，你看如何還法？」

「簡大少，你可憐可憐我們母子吧！我連一分錢收入也沒有了，哪來錢還債？」春枝摟着兒子阿吉直掉眼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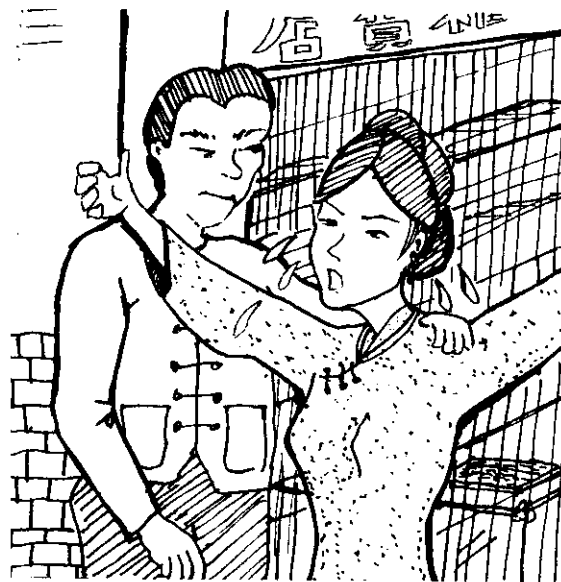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還也可以。坦白的說吧，你嫁給我作妾，債務算是聘金一筆勾銷。往後嘛，你母子也有依靠。」簡再添面露邪笑。

「不行，我認死也不改嫁。」春枝又哭又吼。

「這也不肯那也不肯，我們一同見官，聽憑公斷好了。來人呀！拖她上衙門，看她還還錢不還錢？」簡再添吩咐僕從拉春枝去打官司。

春枝大窘，俯案痛哭。簡再添使眼色示意僕人退出，立刻走近春枝，撫摸她的肩背道：「春枝，我的美人兒。我想你想了很久了，差點得了相思病。年輕輕的守寡有什麼意思，貞節牌坊豈是隨便豎的？」

於是強拉着她，意圖進入臥房。此時，忽聞門外傳來陣喝叫打鬥聲，簡再添大驚，急忙披衣出外觀看。但見林天明帶



「不行，我認死也不改嫁。」春枝又哭又吼。

了一幫人，高呼捉姦，正和自已的僕人互毆。林天明瞥見簡再添，一把揪住衣領，拉扯着同去見官。

到了北縣衙，擊動驚堂鼓，知縣謝大人立即升堂問事。原告林天明舉出證控告簡再添逼姦孀婦，並控春枝不貞。知縣大人聽了點點頭，問簡再添道：「你有何話說？」

簡再添上跪半步答辯道：「啟稟父母老大人。小人與春枝的丈夫林文永，原是好朋友。林文永死了，他的妻兒生活無依，小人按時接濟她是實。這林天明乘小人到春枝家接濟時，藉機訛詐，訛詐不遂，又來誣攀。大人明鑒，壞人名節的實是林天明。不信，大人可問春枝，小人与她之間可曾有過苟且之事？」

謝大人看看春枝，她又羞又惱，哭得如淚人一般。於是責罵林天明道：「你堂弟去世了，你就該周濟你弟妹與侄兒，你又不肯這樣，已有虧倫常。今天你反控弟妹不貞，用意無非是冀望本縣判她改嫁，你好併吞她的店舖，居心不良，顯屬刁民。來！」知縣拔了支籤擲下，吩咐衙役道：「把林天明拖下去重責五十板，轟出衙外。」

簡再添見知縣責打林天明內心好不舒服，叩頭謝恩剛想退出，謝大人喊住他道：「慢着，簡再添，你古道熱腸惠及孤寡是個大好人。值得嘉許。但好人要做得到底，本縣建議你把春枝的借據毀了，因為她孤兒寡婦哪有錢還債？不知你願意不？」



林天明一把揪住簡再添的衣領，拉扯著同去見官。

簡再添偷雞不着蝕把米，十分心痛，但又不敢說不願意，只好說：「小人願意。」

知縣大人道：「很好。不過救人要救活。你免了春枝的債，她母子以後生活依舊沒着落，不如索與再借五分水田給她，為期十五年，等她兒子阿吉長大成人，再物歸原主吧！」

「啟稟大人，田產不能外借。」簡再添慌了。

「簡再添。」謝知縣正色的道：「你以為本縣好欺是不？你周濟春枝是假，貪圖美色是真，現在本縣就要你個逼姦婦，壞人名節的大罪！」

「大人開恩，小人知罪。」簡再添不停叩頭求饒道：「小人願借五分水田給她，只求大人饒了小的。」

知縣責令簡再添在堂上立下字據，百姓們均欽佩知縣判案公允恰妥。春枝母子生活也有了着落。